

老支书

李人海(景宁)

英水镇箬山村老支书刘长根无疾而终,享年**90**整。他当了整整**30**年村支部书记,75岁那年苦口婆心总算交了班。

老支书在村里威望很高,无论是新支书、村委主任还是普通村民,凡遇村里家里大事都找他商量。老支书有求必应,帮忙出主意、提建议,没有一丝一毫的不耐烦或者居高临下的样子。

出殡那天,在外经商、务工的村民纷纷回到村里。老支书生前对家人有交待,丧事一切从简,更不要通知外地村民。结果,有村人在微信群里一吆喝,外地的人再忙再远也都起码一户一代表赶回来。

在每一位村民心里,老支书就像一面旗帜,一座丰碑。

说实话,外出经商、务工的不少村民曾经对老支书是有过怨言的,甚至有人埋怨老支书心真狠。老支书总是说,冬天过去,就是春天。

事情还得从上世纪**90**年代初说起,当时村上除了零星考上大学或者中专在外面上班外,绝大多数年轻人蛰在村里上山下地。村上耕地少,一年到头,家家户户勉强混个肚子饱。更可悲的是,全村几十个年轻人有一半以上到了结婚年龄还是光棍一条。

箬山村躲在大山里,离所在乡镇有**20**多里山路,未通公路,可谓是穷乡僻壤。

一天,老支书把几位村干部叫到简陋的村委办公室,开门见山说,面朝黄土背朝天,我们老了没话说,可是年轻人的出路在哪里?从明天开始,我们几个分工去家家户户做工作,除了在校读书的孩子外,凡年龄在**55**岁以下的男人,全部出村打工,有亲的靠亲,有友的靠友,就是到县城里踩黄包车,也一个不落地出去。

老支书解放初就入了党,二十几岁就当了村支书,为人正直,办事雷厉风行,他说的话,很少有人敢顶嘴,且不是他人凶,而是他在把握许多大事上有理有据有板有眼。

老支书的决定,一时间村人议论纷纷,有胆子大的或者有门路的真的就一个接着一个离村了。过了一段时间,有好多混不下去的就跑回村。老支书上门厉声呵斥,你他娘的就是讨饭也不能回来。

又见紫藤花

周立寅(遂昌)

辛丑仲春,天朗气清,惠风和畅,房东苏老师和廖姐以及朋友三人花了半天的时间,推着我过溪边路绕老车站到三中(母校遂昌中学的旧址),整个行程正好涵盖了即将要拆迁的三溪口区块。一路上,我们不停地与那些伴随我们青春与成长的老建筑合影留念,共同寻找县城的老记忆。

曾经镌刻着粟裕将军题写的“遂昌中学”的母校大门巍然挺立,一如从前。虽然已经更名为“遂昌县第三中学”,但它依旧默默注视着从跟前经过的不同人群,感受着沧海桑田日新月异的变化。走进校门,当年矗立路正中的那株苍翠的雪松已经换作万世师表孔子铜像了。和蔼慈祥却又不失威严的孔圣人提醒每位经过的教师“为人师表”常记心间,也鞭策着每个学生要争当颜回一样的贤弟子,一年年,一届届。

校门就像北京中轴线的起点,绕过孔子像,两个花坛站立两边,花坛内的望春花开得正欢,接着穿过教学楼的廊道,两边依旧是对称的四个花坛,茶花枝头春意闹,艳丽诱人,暗香浮动。常言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当年上学时只有一人多高的那几棵雪松,二十多年后早已长成参天大树,春风吹过,摇曳着动人的身姿。

花坛的尽头就是篮球场,几个学生在打球,老夫聊发少年狂的我,有些按捺不住,请求他们把篮球让给我玩一会儿。时隔十三年后再次投篮,虽不能再像当年那样满场飞奔扬手一投球潇洒入筐了,但手感依然在,无奈的是坐在轮椅上的我好像已经使不上劲了。

投累了,就在球场边的紫藤花架下歇歇脚喝口水。看着头顶这一架的紫藤,新芽还未露面,老叶早已化作春泥更护花而去,留在枝条上的只有那一荚荚的果实,在正午阳光照射下噼噼啪啪地响着,将种子洒落一地。没有旁边水杉与银杏的挺拔,也不见广玉兰那样的四季常青,紫藤的枝蔓多了一份绵柔与干枯。或许正是这种甘于寂寞不和谁争高低的坦荡,任岁月风雨无情吹打的镇定,却见她更显得英姿挺拔。

经历的不会都记起,过去的不会都忘记。曾经,在

老支书一拉下脸,人人都怕。当年农业学大寨搞集体生产的时候,老支书带领村民开荒造田。一次不小心,老支书滚下山去划破了脸,留下了两道疤痕,一拉脸可谓不怒自威。

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外出的村民或者开店,或者务工,不少人当起了小老板,甚至有两位在十年以后做起了大生意,拥有了上千万资产,于是把原来干得不怎么好的村民全部招聘雇用。

后来,村里通了康庄公路,不少人盖起了许多水泥房,破旧的老木屋也修葺一新。

留在村里的老农,守着一亩三分地精耕细作。农忙季节,有劳力不足的家庭,老支书自己或者发动留守的党员上门帮忙。

老支书离任后,依旧关心村里公益事业,首先叫两个儿子两个孙子捐助**10**万块钱修缮了集体老仓库,办起了文化礼堂。

榜样的力量无穷。村里那两位大老板每年固定捐钱办起了敬老院,凡是**70**岁以上孤寡老人提供免费用餐。甚至有人承包了集体山地开设了水果基地,还有人开了农家乐、民宿。

村上有人总结了老支书人生三大贡献:赶出去、稳下来、请回来。

老支书走了,送殡队伍足足有**300**多号人,人们静静地走着,没有哭声,没有鞭炮锣鼓声,更没有花圈,每人手上只拿了一朵小白纸花。

按照农村习俗,死人要举办丧宴,可是老支书有遗嘱明示禁止,村人不敢不听。有村人出了个主意,家家户户自制菜肴,自备桌筷,然后集中在村委门前空坪上,举杯为老支书送行。

村上一位大学生撰写《墓志铭》,村民把它刻在一块长条石板上,然后竖立在老支书的墓碑前。全文如下:

刘长根,箬山人。幼丧父,少失母。百家养,长成人。记初心,挑重担。当支书,整卅年。爱集体,多造田。改革初,谋出路。为村民,费苦心。村振兴,亲力为。作贡献,人爱戴。享长寿,年九十。树楷模,永怀念。

那个金色的岁月,一群朝气蓬勃的少年,不论贵贱贫富,为着同一个梦想从四面八方汇聚于此。我想当年的校园建设者从哪个小山头挖来这几株紫藤的老根,

也未曾想到多年以后它们竟可以如此倔强地生长,直至今天的枝繁叶茂。曾几何时,我们坐在紫藤花下欣赏着球场上那一个个的飒爽英姿;酷暑中军训的我们,是多么地渴望能够在操练的间歇挤在紫藤花架下,得到它无私的庇护,哪怕多一秒也是幸福。又曾几何时,热衷于《致橡树》的我们习惯了天天从紫藤花旁经过,无意留心它的花开花落。

高中毕业离开校园后,当年的学子成了各自天涯的游子。而紫藤花就那样栖息于校园一角静静开放,唯一可以欣慰的是我们曾经陪伴它们绚烂过,我们还记得年少时的梦想。

从紫藤花架的这头走到那头,猛然间发现,原本两个独立花架中间断开的那部分被有心人给连接上了。左右两边的紫藤紧紧缠绕,像是七夕佳节成人之美的鹊桥,更像是紧紧握在一起的双手,彼此慰藉,从此前行的路上就多了一份风雨同舟守望相助的力量。偌大的校园里增添这么一座小小天桥,每天一群群的追风少年从此经过,顿时就增添了一份温柔与朝气。

夕阳西下,该回家了,再一次从紫藤花下穿过,来到校门口合影留念。县城的城市更新工作正如火如荼地进行中,不多久母校就要搬迁了,不仅为自身的发展更是为了生活在这个县城里的民众有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面对即将到来的离别,母校是这样,一座城市亦然。一枝一叶总关情,面对逃无可逃的缺憾和不得不面对的告别,我们又无需更多遗憾,因为下次遇见,一定是在更加宽敞漂亮和现代化的校园。只是希望搬迁的时候人们不要忘了带上这些紫藤花,今后让每个走进校园的人,依然可以漫步其下,徜徉在它淡淡的花香中,一起聊着过往,笑着,乐着。

再见了,母校,再见了,紫藤花。

父亲的烦恼

徐伟龙(莲都)

父亲平日到城里,多半原因是来买药。他常年劳累的身体急需调养和频繁的补给。他对身体一贯的透支,显现在他形销骨立的身架上。像久旱的沙地,几瓢水一泼,立时便没了影,对他身体的有效调养是个艰难的课题。身体的不适,面对每日劳作时的不济,衰老在加速行进,警钟不时响起。中央台有一档养生栏目叫《养生堂》,父亲是最忠实的观众,每日早起的第一件事就是收看这档节目。他至少也算得上半个“药通”了,多年来他的身体便是各种药物的试验品,为此也积累了许多宝贵的心得,平常小恙无需求医。父亲对医院颇为抗拒,繁琐的流程环节,艰难的话语沟通,高昂的诊疗费用,让他对医院渐渐失去了信任。于是,他成了自己的医生。

难得有空带父亲去农贸市场择药买药,那里他比我熟。走过好几家店,一询问,药价比之前涨了不少。父亲连声感叹,又懊悔上一次药买得不够多。继续前行,遇上一老乡开的药铺行,便进店询问,并闲聊了起来。店主是我初中同学的哥哥,他也认识我父亲,开药铺前做小商贩来我们村时还在我家吃过饭,说来亲切异常。店主向我父亲问起乡下农活的事情,父亲的话匣子打开了。说农民靠天吃饭的种种艰辛,说时令的紧迫野草的疯长怎么逼迫得人不得歇息,说村里人见不得人好使坏心眼暗中糟践庄稼果树防不胜防的无奈和怒火中烧……末了,不无哀伤地对店主说,如果能有個傻儿子在自己身边,干活时也有个帮衬,能帮自己分忧,那就好得多了。我愕然。再看父亲,此时正被巨大的人生难题所困扰,一种悲观宿命的情绪笼罩着他,使他在那一刻甚至忘了我的存在,完全无视我的感受。显然,父亲的这一想法已是酝酿已久了。

待父亲情绪稍定,我对父亲说,要不我把城里工作给辞了,回家守土吧。父亲看了我一眼,没有作答。我没有理由责怪父亲,我只有沉思:怎样才能做一个稍稍称职的儿子?父亲真是希望我守在他身边,让他儿子也做一个像他一样的农民吗?我想到了自己人生成长的每一步,上面都清晰地镂刻着父亲的身影。比别人小一岁,父亲就拉着我去上小学,从老师手中抢下书本开始了我的求学历程。上初中,要住校了,父亲替我扛上大木箱,里边装了我学习生活的一切家当。后来我考上了师范学校,跳出了农门,可以吃上公家饭了,父亲兴奋地挑了粮食帮我办理了农转非,那时的他想必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这每一步,父亲都是努力地把 我往外送,帮我脱离贫瘠困顿的老家,而不是留在他身边。莫非,父亲是后悔了么?

下午,我送他去上车。临上车前,我恳请父亲少干些农活,多养养身体,好让在外的孩子少些担心和牵挂。父亲说出了自己的苦恼:丢下不干吧,田地不多久就要荒芜,不再有任何收成,实在可惜,万一命太长,生活无以补给就成为孩子累赘;好好耕作吧,还想大量种植果树,扩大耕种范围,可又怕一有突然,所有努力都成了别人的,心里又大不甘。哎,难哪!

听罢,一时竟不知该如何规劝。子承父业,古来如此。父亲,一辈子兢兢业业,在家乡的土地上创造着所有的光荣与梦想,而他的儿子,却不能帮他守住他的土地,守住他毕生的基业。此等失落,何以抚慰?!谁能替我解开父亲的这道难题?